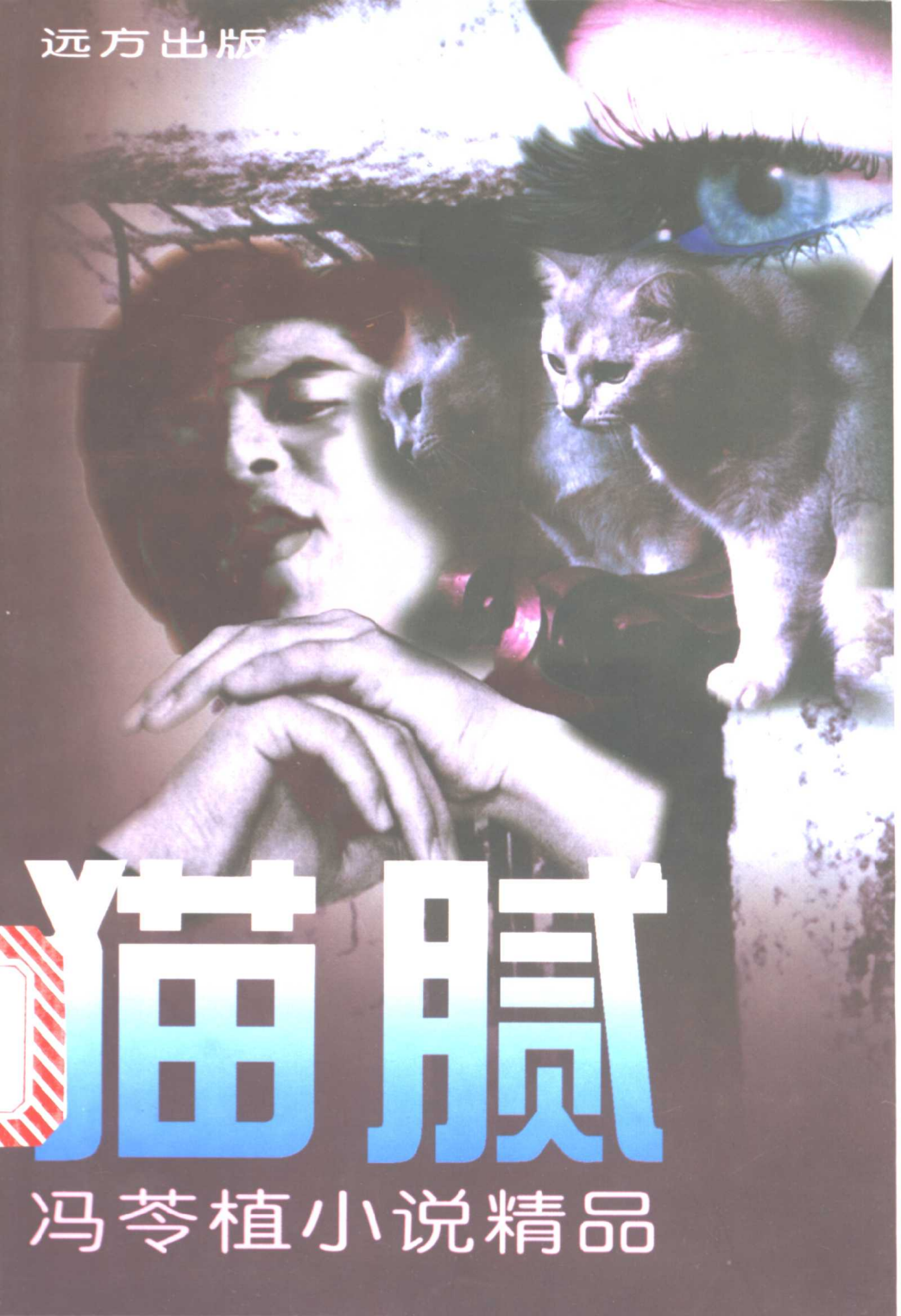


远方出版



# 猫腻

冯苓植小说精品

44.572

F22-2.2

# 冯苓植小说精品

上八篇 京味小说

## 猫 腻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戈 夫

封面设计:徐敬东

冯苓植小说精品

## 猫 腻

冯苓植 著

\*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28.5 字数:600千

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10001—13000册

ISBN7-80595-320-1/I·135

定价(套):46.80元(册)23.40元

## 作者其人

作家冯苓植，在中国文坛上是一位颇为特殊的作家。不媚上，不媚俗，也不太合群，常自称为“文坛的游牧者”。时而大写京味小说，时而大写荒野小说，又时而大写现代派小说。变化莫测，使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，写人写事却世故颇深。故有人称之为奇才，有人称之为怪才，但无论何种写法，竟均有佳作问世。《驼峰上的爱》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虬龙爪》等也曾名噪一时，《狐说》很快便成了畅销小说，作品曾先后被译为英、法、日、乌克兰等多种文字，并获国内外学者诸多好评。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称其“真情才有真文章。”著名评论家林焱从“性善”“性恶”说给予他高度评价。我国文学大师钱谷融老先生也曾著文盛赞他的作品，日本早稻田大学杉本达夫教授也曾著文在国外推介过他的小说。由于作品的影响，其曾被邀请参加内罗毕世界笔会及伦敦世界名人大会，并曾赴日本和巴基斯坦等国访问或讲学。个人条目已被列入英国剑桥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国际作家辞典》，美国国际传记中心《第三世界名人丛书》，以及我国所编《世界名人录》、《当代作家百人传》、《文学家辞典》等多部辞书。现为全国作协委员、内蒙作协副主席、国家一级作家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品味极高而又极其独特的小说。上八篇以京腔、京调、京味儿尽写市井生活。玩鸟的、架鹰的、验尸的、汤褪驴肉的、身怀绝技隐姓埋名的、玩猫玩出来猫腻的……三教九流，无不在七十二行间竟显峥嵘。下八篇以土腔、土调、土味儿尽写蛮荒生活。远来的逃犯、毁桥的女囚、雨中的旷男怨女、山野中的父子乱伦、老古年间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……人生百态，无不在荒漠丛莽中毕露锋芒。上下两卷小说，从语言到取材竟如此反差强烈，在小说界里尚属罕见。其间，《虬龙爪》竟被十余家选刊转载，被译为英、法、日多种文字。《落草》竟引来了日本《落草》访华恳谈会代表团，并被港台四家影视厂争购拍摄权。由此一斑，可见全貌。京味小说乎？荒野小说乎？愿君先睹为快！

# 目 录

## 上八篇：京味小说

### \* 虬龙爪 · 1

一群玩鸟者沉浮跌荡的故事，不但揭示了养鸟的种种传统隐秘，而且揭示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。

### \* 落凤枝 · 61

一锅老汤，一身绝枝，造就了一代美食——汤褪驴肉。一位祖传的经纪人欲“择木而栖”，谁料竟落得一败涂地。

### \* 猫腻 · 135

养波斯猫成了新的时髦，猫要配种，人要监视，均怕卡油，谁料猫儿未成好事，主人已经开始错位……

### \* 狐幻 · 195

如今丑角活跃于舞台，但走红后也有走红的难处。遂产生幻觉，演戏之余总觉与狐为伍……

※ 茶楼轶事 · 249 ·

两位隐没于市井之中奇人的故事。一位号称“鼻涕虫儿”却能力拔山兮，一位人称“引魂樊”却正气凛然。

※ 与死共舞 ——“鞭杆”的故事 · 271 ·

一个神秘的行当，一个颇具人生哲理的故事。一位昔日的贝子爷竟成了神出鬼没的殁尸者，往来于幽冥之间……

※ 镖爷 · 350 ·

身怀绝技，生不逢时，大漠最后一位镖师怎样在被捉弄中走向末落……

※ 老鸟、老狗、老人 · 380 ·

老鸟、老狗、老人，怎样由不自觉到自觉面对死亡……

# 虬 龙 爪

——鸟如其主

## 1

早上，座钟刚打过六点，宗二爷已经轻挑门帘儿，托着鸟笼子，潇洒地跨出屋门口了。五十多岁了，瞧那身板儿，哪像个大难不死的人儿。

街坊邻居都对宗二爷的鸟儿，抱着一种特殊尊敬的感情。

可不是嘛！要不是儿子孝敬，给他搞回这只鸟儿，宗二爷能

从医院归来心不浮、气不躁，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吗？

既然鸟儿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这里就先得讲讲鸟儿。

爱鸟者养的鸟儿大体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看的——观赏鸟，偏重在欣赏鸟的毛色、身架、姿态。一类是听的——听口鸟，偏重于欣赏鸟的声音，像画眉、百灵就属这一类，至于尚不入流的第三类，后头还会稍带着讲到。

宗二爷这只鸟儿属于后一类，是一只活蹦乱跳、多嘴溜舌的百灵子。

鸟的价值不等。便宜的三、五块钱一对儿，贵的三、五十以至二、三百的也有。这首先得看产地，比如鹦鹉，讲究山东青岛产的，画眉讲究四川产的，百灵讲究张家口产的。不是正宗产地，价格略低几筹。其次再看毛色、神态、长相、欢蹦劲儿。

宗二爷这只百灵子，是货真价实、地地道道、不折不扣的张家口货。

街坊们不懂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，就以为这只百灵子是件稀罕物儿。其实，养鸟在这儿早有悠久历史。遥想当年，乾隆爷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，就是想以老北京为模子的。后辈儿孙不负浩荡皇恩，深感五坛、八庙倒可少一点儿，可那老北京的小玩艺儿：溜个马，架个鹰，斗个蝥蝥儿，玩个鸟儿的，却绝对不能少。好您哪！这家的姑奶奶常常从京城回来探亲，那家的二舅爷又往往进京去当差。这里就连说话，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京味儿。只不过因为口外吃牛羊肉多，舌梗子稍稍发硬，话音儿听着已不如老北京那么俏、那么溜、那么打得弯儿多。如果再少了鹰啊、马啊、蝥蝥啊、鸟儿啊这点潜儿，那不就更透着让人笑话吗？好在国泰民安，孩子一落地就有俸禄，这几手绝活儿竟颠颠悠悠一直传了好几百年。不过到民国已渐流入民间，这方面的能人好手已多出市井之中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

断了好一阵子，使这几手绝活儿几乎成了千古绝唱。可这几年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这几手绝活儿又渐渐透出了生机，尤其是玩鸟儿，方兴未艾。

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在前三月您和宗二爷提玩鸟儿，他准能和您急了。什么和什么呀？但自从这只百灵子衔回来宗二爷的魂儿，那情景可就不同了。

是啊！在干得正欢实的节骨眼儿上，冷不丁地被拨拉下来了，给谁谁受得了啊？且甭管过去对宗二爷这个人儿传闻如何，就论那一口气儿没上来，在医院冰棍儿似地整整躺了一个多月，那也就够让人心疼一阵子的了！哼！还说什么潜伏性心肌梗塞，瞧瞧如今医院这水平！

后来就是“据说”了。宗二爷好不容易活着回了家，成天躺在炕头上尽是日娘操祖宗。一提起机关的事儿就犯病，直翻白眼儿喊胸脯子堵得慌。大夫说，在家养个花儿务个草的，想法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。他那老伴儿赶紧张罗了，没想到宗二爷一见这花红柳绿，脾气变得更加怕人，还直嚷嚷这是家里存心要他好看，咒他不得好死。乒、乒！四个花盆摔成了八瓣儿。知父莫如子，儿子出面埋怨娘了，说这不是存心戳爹的心窝子吗？他瞅见红花就必定想起什么红柿子、红辣椒、红萝卜，瞅见绿叶就准想起芹菜、芫荽、羊角蕻！

后面的“据说”就更神了。说的是宗二爷久积阴德，而儿子更是孝感动天，一次出差路过张家口，竟意外得着这只百灵子。宗二爷初见这鸟儿，还神神叨叨地直犯迷糊。可不到片刻工夫，便六神归位，显得格外清爽起来。又过了几天，宗二爷就端着鸟笼子在老城根公园出现了，病歪歪地还透出股子洒脱劲儿。

可这一洒脱两洒脱不要紧，宗二爷竟身体复原真得变洒脱了。不到三个月就变成了地道的爱鸟者、真正的鸟行家。就是有

人为他打抱不平，他也总是一摆手儿，说：

“得了！还提那个干什么？梦，就像作了一场梦！您听我这小妞子叫几口不？地道的音儿，打凉败心火！嘿嘿……”

听！小妞子？宗二爷干脆把这只百灵子，当成了自己宠惯的老丫头、压窝儿的小闺女！怪不得有人说，养鸟儿有助于修身养性，乐在其中，其乐无穷！可见其言之不谬。

小妞子有功！不但家里消灾免了难，就连机关里也透着安静多了。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纳闷：莫非像胳膊窝儿识字、鼻子尖儿认人，百灵子也有鸟体特异功能？

嘿嘿！宗二爷笑而不答，显得更洒脱了……

## 2

说话间，宗二爷已经托着鸟笼子，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老城根儿旁的小公园里。

这里必须补充说明，老城的爱鸟界也分两大派。如今，老年间的房子早已扒得差不多了。剩下那点小胡同小院，也早已淹没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。这老城爱鸟界的两大派，也由此应运而生。新派儿多是高楼住户，玩鸟儿带着股洋派头、新鲜玩意儿特多，集中地点是城郊的现代化大公园。而老派儿则多是些矮小四合院的老住户，什么过去掌勺的、收破烂的、动泥水活的、钉鞋补掌的、吆喝卖小吃喝的，岁数大了玩玩鸟找个乐子，求个清静，集中地点就是这老城根儿的小公园。

两派尚能和平共处。新派儿称对方为“老帮子”，老派儿称对方为“匪派儿”。不过，据说市政协一位副主席，正准备出面组织

统一的爱鸟者协会，以求得结束这“老帮子”和“匪派儿”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。

宗二爷似乎还不了解这一切，只是一味顾自己的就近，顾自己的洒脱。老城根儿小公园从年轻时候就逛惯了，顺眼、舒坦！

一汪湖水，几株垂柳，跨过石带桥就是那隐密的小树林。这里便是鸟的乐园、自发的鸟市，老派儿爱鸟者独有的社会。就连那些专找幽静之处打太极拳、练鹤翔功的主儿，也不敢随意来此一显身手。据说，一位自谓功力深厚者刚刚在这里运气入定，就见数十位爱鸟者一齐掀掉鸟笼套，刹那间百鸟争鸣、婉转入云，入定者一惊一乍，差点走魔入邪，从此就再没见犯境入侵者。

宗二爷托着鸟笼子，一身和气地走进了小树林。抬头一看，几株小树杈上已经挂上了几只熟悉的鸟笼子。但那株最显眼的、似专门横长出一枝虬龙爪的小树上，却没有人敢于贸然挂上鸟笼。这是老派儿爱鸟界不成文的规矩，鸟儿也得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。主随鸟荣，谁敢呀？

宗二爷一见就摇头了：

“诸位，诸位！这算什么和什么呀？我这小姐子有个地方，就算大伙儿赏脸啦！这，这这……”

可没等宗二爷“这”完，就有人马上抢过鸟笼子挂在了虬龙爪上。

随着便是一片寒喧声传了过来：“宗二爷！您早哪！”“宗二爷！您喝了吗？”“宗二爷！您抽一根儿！”“宗二爷！您……”好像在爱鸟者的社会里，只有这样的称呼才透着亲切、近乎、才透着爱鸟者社会自己特有的风味儿。

三月前，您这样叫试试……

宗二爷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满足。微微含笑应付着，还顺手接过了鸟友递过的那根儿香烟。不抽！行吗？透着瞧不起人儿。

两个烟圈儿喷过，宗二爷抬手有板有眼地退下了鸟笼套。虬龙爪不能白占着，得挑这个头儿。

宗二爷的小姐子露脸了，只见它身形俏丽，颜色发黄，遍体油光闪亮。尖尖的嘴儿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羽毛，歪着头儿机灵地瞅了主人片刻，便浑身一抖，跳上鸟架，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
几位鸟家也不敢怠慢，纷纷揭开鸟笼套，露出自己的宠物儿来。

百灵子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儿，几只鸟在一起就要开口比赛，而且绝不轻易服输。宗二爷的小姐子开口一唱，几位鸟家的百灵子也放声大叫起来。一刹那小树林里众鸟争鸣，竞比高低，啼声不断，互不相让。

宗二爷脸上透着宽容，又透着谦虚。可那小姐子却显得气盛，得理不让人，越叫越有劲儿。这家伙跳上跳下，左顾右盼，叫声宏亮悦耳，音色优美多变，时而短促，时而绵长，时而低吟、时而高亢……渐渐地一个个百灵子败下阵来，耷拉着翅膀哑了口。

“好。”四周响起一阵阵喝彩声。

宗二爷只觉得喝了好酒一般，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，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儿。可他的脸上却透出歉意，透出和气，弹指一揲鸟笼子，笑着说鸟儿：

“得了！显什么？”

但小姐子还在趾高气扬地叫着……

玩鸟的老爷儿们谁不服啊！但宗二爷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宠物儿，神智竟有点恍惚起来。他隐隐忽忽地想起了半年前，那算什么和什么啊？各式各样的蔬菜，笼子一样的办公室，自己比这只鸟儿还跳得欢，嗓门还叫得亮，可……真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。

“二哥，您真能呀！”是哪儿飘来一股尖酸刻薄的声音？

宗二爷一定神儿，只见瘦里巴肌的侯七，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自己的跟前，背后脖梗子上斜插着一根横木棍儿，上头落着一只极不安分守己的“老西子”。

这里还得插上一笔。玩鸟者除了“观赏”和“听口”两类鸟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太被爱鸟界高雅人士所看重的小玩闹——姑且称着杂耍鸟。如“鸟头”、“交嘴”、“老西子”之类。这种鸟虽大都不很值钱，但却能来些杂耍特技表演。有的能从观众手中叼走小硬币，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，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，常常引得外行们喝彩叫好。杂耍鸟不入流，自然就难入笼了，只配在紫木棍儿上站着。

侯七这只“老西子”即使在杂耍鸟里也是末流货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只会喳喳着乱叫。

但宗二爷一见侯七，还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儿。这小子两个多月前，就让自己羞得钻了耗子洞，今儿个怎么又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了？

众鸟家也都感到纳闷儿……

侯七从小和宗二爷在一起站柜台，在“香必居”酱园里当小伙计。临到解放时的“香必居”，已是这老城里数一数二的老字号了，专门经营油盐酱醋，各类酱菜，干鲜果品，时令蔬菜。当时侯七和宗二爷都是十六七岁，被掌柜子分配到柜台外专卖时令鲜菜，比谁吆喝的声音高，比谁作成得买卖多。那时候，侯七就显然不是宗二爷的对手。尽管他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无论从声儿啊，调儿啊，糊弄出去的菜儿啊，都比宗二爷差远了。为此，常挨掌柜子的大嘴巴子。解放后，侯七就更是步步跟不上趟儿了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公私合营，宗二爷由营业员、小组长，当了门市部主任。随之，又由职工转成了干部，进了市蔬菜公司，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没几年便由干事、科员，升任为公司业务办公室临时负

责人。虽然还没正式任命,但已被蔬菜界恭恭敬敬称为“宗头儿”。可侯七呢?嘿嘿!三十多年了,私——公私合营——公,猴头巴脑儿的,还是个门市部卖菜的。无论大人小孩,大伙儿都拖着长长的儿腔,没大没小地喊他“侯儿——七!”尽管他嘴尖毛长,争五比六,一点用也没有,眼巴巴地瞅着宗二爷的老伴儿进被服厂当了工人、儿子进机关开了车。而他自己的老伴儿,却直到如今还是个骂骂咧咧的家庭妇女。女儿初中毕了业,愣在家里哭哭啼啼呆了四五年。直逼得前两年他一咬牙,两筐西红柿子搞了个假证明,提前病退,让闺女顶了班。姥姥!侯七说什么也不服这个气儿!

“二哥!赏根儿烟抽抽!”侯七的声音。

“哦!哦……”宗二爷猛醒过神儿一看,侯七正涎着脸儿,嬉皮笑脸地伸过一只手。

“你呀!”宗二爷啪一下扔过烟盒,行动透着宽宏大量,可眼神儿却透着警惕。

“二哥!我算服了您,在哪个行当上您都站高枝儿啊!”侯七猛吸了一口烟说。

“老七!你小子嘴上就是缺把把门的锁儿啊!”宗二爷温和地嗔怪着。

玩鸟的老少爷们似乎也放心了……

大伙儿都唯恐侯七破坏了爱鸟者社会特有的和睦气氛。这小子玩鸟儿舍不得下本钱,让老婆骂得在屋里呆不住,就脖子插着根棍儿,玩起那不起眼的“老西子”。鸟儿没一手绝活儿,可就他,成天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挑事儿发牢骚。不但为鸟讨食儿,自己还赖着脸儿四处讨不完的伸手牌香烟。尤其是以前——关老爷子的鸟儿占据虬龙爪的那些日子,这小子瞅准了老头子爱戴高帽子的脾性,可干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。关老爷子嫌鸟友

们不争气，端着鸟笼子进京住姑娘家去了，这家伙就更猴头巴脑地想以接班人自居。

嘿嘿！多亏了三月前宗二爷出现了……

鸟友们至今还记得，那一天宗二爷是在儿子搀扶下，病病歪歪地来到小公园的。脸色苍白，满是悲愤忧戚之色，托着鸟笼子的手还直打颤儿。爱鸟者社会里讲究的就是个和睦相处、以诚相待，何况“匪派儿”正在招兵买马、扩大实力呢！为此，虽然宗二爷的鸟笼子还罩着笼罩儿，谁也搞不清里头养着什么鸟儿，可大伙早已笑脸相迎而上，刹那间便是一片热语寒喧。就在这节骨眼儿上，侯七这小子也不知从谁的胳膊弯儿下钻了出来，一露头儿就酸里巴几地嚷嚷上了：

“喝！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二哥您哪！”

宗二爷有点眼神儿发直，手里的鸟笼子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二哥！眼瞧到手的烧鸡也会飞了？嘿嘿！放着公司的主任不当，也玩上这没出息的鸟儿啦？得！咱哥儿俩不是到死才平等——一人六尺土，现在就都成了秋后的蚂蚱了，一个草坑里瞎蹦跹吧！”

宗二爷气喘得怕人，鸟笼子差点失手掉在地上。多亏了儿子一手接住，狠狠瞥了侯七一眼，颇有信心地“嗖”一下揭开了鸟笼套。小妞子刚一露脸儿就博得个满堂彩。喝！瞧瞧那毛色，瞧瞧那身架，瞧瞧那机灵劲儿！小家伙浑身一抖，毫不怯场，亮亮的眼睛一瞅左右的同族，便马上扯开嗓子唱了起来。鸟家们也不敢怠慢，按爱鸟界的老规矩，立即举起笼子前来“以叫会友”。这一下不要紧，小树林里刹那间出现了少有的热闹场面。比着比着，众鸟家一个个傻了眼，随着自己鸟儿的甘拜下风，人人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了宗二爷。全场的鸟儿都哑了口，只有小妞子还在好胜地唱着。鸟家们的目光更加透出惊讶、透出敬佩、透出心服口服。

谁也不说话儿，都在战战兢兢，只是愣怔怔地眼瞅着一颗鸟坛新星的升起。

宗二爷却似乎没有察觉，也只顾直愣愣地站着，眼珠子都好像不会转了。恍惚间，他只觉得手中的鸟笼子已经化成了那间办公室，自己就变成了其中的那只鸟，叫着、叫着，可着命地扯开嗓子叫着……

“好！”林子里的宁静让喝彩声炸裂了。

宗二爷还没转过神儿来，只是脸上渐渐布满了血色，气儿也越出越匀，手里托着的鸟笼子也越来越稳了。

又是一阵盖头好儿，鸟友们一个个围了过来，众星捧月似地把宗二爷围在了当中。鸟类社会不象人世间，没有成文的法律，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。一位鸟家赶紧自动把自己的鸟笼子从虬龙爪上摘了下来，大伙儿又簇拥着忙把宗二爷的鸟笼子挂了上去。这得心服口服，鸟类王国新的“盟主”诞生了，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！

“您，贵姓？”

“免贵，姓宗……”

“宗二哥！不、不不，宗二爷，您给咱这儿争脸了！”

“别！别别……”

“可不是嘛！关老爷子不是因为咱们这儿没对手，愣跑到北京城住闺女家了吗！”

“关、关老爷子……”

“嘿嘿！这回也让他瞧瞧，除了北京城、天津卫，咱们这儿也有拿得出手的好鸟儿！”

“好、好鸟儿……”

“对对！您可千万不能上大公园那帮‘匪派儿’的当。这帮小子啊！愣管咱们叫什么老帮子，千万可去不得！”